

鬼谷四友志

(清) 杨景淞 著

序

淄川松龄蒲子有云：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”余于经史而外辄喜读百家小传稗史野乘。虽小说浅率，尤必究其原。往往将古事

与今事较略是非，一日读《东周列国传》，有鬼谷四弟子曰：孙臆、庞涓、苏秦、张仪等辈，所载其行事举止，大与昔日总角时读坊刻所谓孙庞斗志一书殊异。

然传独载苏秦张仪，其与孙臆庞涓何略而亡载？太史公曰：“孙子臆脚，兵法以修。”则其人有定矣。而于庞涓何据乎？而于鬼谷又何据乎，然则经传既已亡略，坊刻又不可式，惟列国一书，稍为上正。第列国亦属稗史，未足全凭。然有孟子所云：

“晋国天下莫强”一言可原。其曰：“东败于齐，长子死焉”

则庞涓有其人矣。今业卜筮谈星，辄多鬼谷之所传流，虽妇人稚子，无不知其名而称道者，岂有人独遗亡于经传也哉？世有出仕而名，有不出仕而名。其出仕而名者，入于经传也。何有其不出

仕而名者，于经传或难举而缺略也。余于鬼谷之教人也，往者不追，来者不拒，其定人质，如玉工之雕玉，遇圆成璧，遇方成圭，为学不厌，教诲不倦，深有合于圣人之行也。

至于孙臆忠直可师，庞涓残酷可警，有志竟成，效季子之初哉！

实梯滑稽，思刻下之张仪也。盖《列国》之繁，坊刻之鄙，于是摘取斯编，卷列为之。揣其近理，谬加评点，也有同余志而省蒲子所言，读百家小传，完实其原，以举经传缺略，有裨于正道者，请以是为劖劂为。

时乾隆六十年岁次旃蒙单阏授衣之上浣日，书于乐志轩中东柳杨澹游笔。

凡例

坊刻有《孙庞演义》一书，甚属唐突诞妄，非惟不揣情理，兼文势鄙陋层出。如朱亥乃田文之勇友，而强扯作魏国大夫。

刖足乃剔去人之两膝盖骨，使不得竖挺行走，只好匍匐往来。

为是彼竟指作割去足指为刖刑。夫足指虽去，何害行走？又言鬼谷先生所授孙臆有三卷天书、六甲灵符，可以呼使风雨，又能隐遁于木几中，复化为石，使误人肩背。此又西游上孙行者所为。夫西游乃纂发至理，皆是寓言，借人身之意马心猿为首，故言西游真诠。其文雅其理。原非仙莫道之书，亦非仙莫解之书。今孙臆虽聪明忠直，鬼谷虽道高技

博，岂亦如孙行者身外法，瞬息间变化诸般奇弄，以炫耀其术。即使真能之，亦何取是？况万无是理乎！今辑是传，虽未知能尽当日之事是非与否，然于情理揣度，庶几有得施之于今，亦可醒心度之于古，不谓无因。

是书虽世人所常闻，戏演所常见，易取重述乎？曰：世所常闻常见者，乃半为妄说妄演，以愚庸恶陋劣之人，其义与此书大为掣谬。盖未尝细审其品行良猾，是非合事。今集是书，师弟朋友，处事言论，可醒，可戒，可劝奖，如张仪之志，虽属反覆狡诈，倘遇危险诬在，亦可权措其术，以解燃眉到悬。

但不可常师其道，为心术偏僻耳。

孙臆受刚后，缮写兵秘，尚不知庞涓加害。因苍头诚见私告，遂省及昔日师受锦囊，然后为佯狂诈疯。演义所载，孙臆被刖写简，以苍蝇群聚，污

墨迹，遗“诈风魔”三字。虽属致诚格天，究涉支离难拘，不可为信。

凡作书，无论经文，即如小说，亦须先知其源。约者多所挂漏，俚者岂堪入目，肤者无能醒心，繁者不胜流览。今此书悉照列国评选，稍加增删，去其谬妄穿凿，独存朴茂，自然合理，言简义尽，无挂漏不胜之苦，读之惟觉古人可爱、可慕，醒诸，戒诸。

四友志者，志孙庞苏张四人之事也。其四人自始至终，成败利钝，其心术贤奸忠佞，有不同处。如孙臆始流离困惫而学道，道既成而慕仕，既仕成而归隐。其待狡狴友人处，疑其太直。其辞爵归山，一无系吝，长行不顾，何爽绝之致！又疑其为太聪敏。庞涓不念同窗，并不念拜结交情，即亲受学业，尚尔转背不认，何况同类然？不过无信义耳。既不容孙臆同列朝班，尽有遣法，何至必欲生计杀害？

此人残忍已极，万弩自作罪当之。致苏秦家少有薄田困守，亦可慕仕从师，逆父母妻媵兄弟，跋涉千里，不过空归，中人皆有悔心。其反发愤自咎，攻苦昼夜，富贵必然，有志竟成。慎不可三心两意，中道而废。

举业要者，取苏秦之初哉！张仪入楚，几为楚用，而遇鹵莽之昭阳者，逃故土时运方至。同一师受，同一秦惠王，一遇一不遇，至于得善终故里。虽曰狡猾而成，亦是天命所至此。举论四人之志略者也。上加鬼谷者，以别夫子四友云。

是集文虽不古奥，然有一等，但喜浅陋诞妄为，真有所谓中人以上，可以语上；中人以下，不可语上。如稍近中质，先取演义阅过，再读是书，详较实际，可通世用，可警世悖，取其所长，去其所短，其与荒唐鬼神、缠绵男女等事俱无。稚幼读之，兴

其进业；已仕读之，坚其忠贞；庶人读，可去狡诈；
隐居读，可操其志。事无几许，义举多方。

卷之一上 辩才学分科教艺 定人质驱鼠传书

话说河南省在京都西南千五百四十里，开封郡为省会。东西距千二百二十里，南北距千二百九十里。东界江南场山，西界陕西潼关，南界湖北黄安，北界直隶成安，东南界江南颖州，西南湖北襄阳，东北山东曹县，西北山西辽州。九府十州九十九县，士民辐辏，商贾绎络，太平景象，举一可知其他。

且说河南府地面，东有汜水，西连陕州，南并南阳，北通孟县，背河沂流左伊右瀍，居天下之中。离省城三百八十里，领管十县，其地所出，有数种佳品，曰：

点锡，绵绸，牡丹，瓷器，酸枣，
羌桃，大戟，麝脐，花绫，旋覆花。

郡城东南隅即嵩山之麓。县属登封，在古七国时，乃周之阳城，有一处地面名曰鬼谷。以其山深树密，幽不可测，似非人之所居，故云鬼谷。内中有一隐者，自号道鬼谷子。相传姓王名栩，乃是晋平公时人，初时在云梦山与宋人墨翟一同采药修道。那墨翟不喜娶妻子成家立业，发誓立愿云游天下专一济人。利物拔其苦厄，救其危难。此乃修身养性的大题目，不比那凡人在着名利中钻转。

那王栩与墨翟分别之后，也不居云梦山中，就随意游玩，寻山问水。一日来到这鬼谷山上，见有此天造地设的去处，便潜住其中，人但称他为鬼谷先生。不想那鬼谷子才学渊深，通天彻地，兼及几家学问，人不能较量。你道他那几家学问？

一日，数学，日星象纬，在其掌中，古往察来，

言无不验；二日，兵学，六韬三略，变化无穷，在阵行兵，鬼神莫测；三日，游学，广记多闻，明理审势，出词吐辩，万口莫当；四日，出世学，修真养性，服食引导，祛病延年，冲举可俟。

这先生既知仙家冲举之术，为何屈身世间，不去独自料理自家？只为要度几个聪明弟子，同归仙境。所以，他借这个鬼谷栖身。初时偶然入市，为人占卜，所言吉凶，休咎应驱如神。

渐渐有人慕学其术。先生只看来学者资性，近着那一家学问，便以其事授之，一来成就些人才，为七国之用。二来就访求仙骨，共理出世之事。他住在这谷中，也不计年数。弟子来就学者，不知多少。先生来者不拒，去者不迫。就中单说同时四个有名的弟子，你道是谁人？却就是那：

孙臆，庞涓，

苏秦，张仪。

那孙臧，乃齐国人，孙武之孙。张仪、庞涓俱魏国人。惟苏秦近居洛阳。臧与涓结为兄弟，同学兵法；秦与仪，结为兄弟，同学游说。各为一家之学。

那庞涓学兵法，三年有余，自以为能。忽一日，为汲水故，偶然行至山下，听见路人传说，魏国厚币招贤，访求将相。庞涓心动，汲了水来放下，欲辞先生下山，往魏国应聘，又恐先生不肯放去，心下踌躇，欲言不言。先生见貌等情，早知其意，笑谓庞涓道：“你时运已至，何不下山，求取富贵。”庞涓闻了先生之言，正中其怀。向前跪而请道：“弟子正有此意，未审此去可得意否？”先生道：“你去摘取山花一枝，我为你占之。”

庞涓领命下山，寻取山花。此时正是六月炎天，百花开过，没有山花。庞涓左盘右转，寻毅多时，止觅得草花一茎，连根拔起，欲待呈与先生。忽又

想道，此花质弱身微，不为大器，便弃掷于地。又往他处，寻觅了一回，可怪绝无他花。只得转身将先前所取草花，藏于袖内，回复先生道：“山中无花枝。”先生道：“既无花，你袖中所藏何物？”涓不能隐讳，只得取出呈上。其花离土方久，又经日色已半萎矣。先生道：“你知此花之名乎？乃马儿铃也。一开十二朵，为汝荣盛之年数，采于鬼谷，见日而萎，鬼傍加委，汝之出身必于魏国。”庞涓暗暗称奇。先生又道：“但你不合见欺，他日必以欺人之事还被人欺，不可不戒。我有八字，你牢记在心：遇羊而荣，遇马而瘁。”

庞涓再拜道：“吾师大教，敢不书绅。”临行之日，孙臆送他下山。庞涓道：“某与兄有八拜之交，誓同富贵。此行若有进身之阶，必当举荐吾兄，同立功业。”孙臆道：“吾弟此言，果真实否？”庞涓立誓道：“弟若谬言，当死于万箭之下！”

孙臆道：“多谢厚情，何须如此重誓！”两下流泪而别。孙臆还山，先生见他泪容，问道：“你惜庞涓之去么？”孙臆道：“同学之情，何能不惜？”先生道：“你道庞生之才，堪为大将否？”臆答道：“承师教学已久，何为不可？”先生摇首道：“全未，全未！”臆大惊，请问其故，先生不言。到了次日，向众弟子道：“我夜间恶闻鼠声，汝等轮流值宿，为吾驱鼠。”

众弟子如命。其夜轮着孙臆值宿，先生向枕下取出一卷文书，告臆道：“此书乃汝祖《孙武子兵法》十三篇，向因汝祖献于吴王阖闾。阖闾用其族，大破楚师。后阖闾惜此书，不欲广传于人，乃置以铁柜，藏于姑苏台屋楹之内。自越王勾践用范蠡、文种计，选进西施、郑旦二美女，以迷吴王之心；又馈大木以成其策台娱乐，劳苦百姓以逸待疲，遂灭吴倡霸。又将姑苏台焚毁，故此书不传。因吾

向与汝祖有交，求得其书，亲为注解，行兵秘密尽在其中。未尝轻授一人，今见子心术忠厚，特以付子。”孙臆欢然道：“弟子少失父母，遭国家多故，宗族离散，虽知祖父有此书，实未传领。吾师既有注解，何不并传之庞涓而独授于臆也？”先生笑道：“得此书者，善用之为天下利，不善用之为天下害。涓非佳士，岂可轻付哉？”于是孙臆接书，携归自己卧室，受先生命，不敢私与众弟子观看。

闭户独自拂几焚香，将书卷摊置案上，逐篇依次细读。那十三篇：

- 一日，始计篇。二日，作战篇。
- 三日，谋攻篇。四日，军形篇。
- 五日，兵势篇。六日，虚实篇。
- 七日，军争篇。八日，九变篇。
- 九日，行军篇。十日，地形篇。
- 十一日，就地篇。十二日，火攻篇。

十三日，用间篇。

这兵书篇法，真通天彻地之才，神出鬼没之机，加之注释精详，心无阻滞留难，孙臆得之，如获珍宝，昼夜研诵。三日之后，先生遽向孙臆索取原书。臆出诸袖中，双手缴还先生。

先生逐篇盘问，臆对答如流，一字不遗。先生喜悦道：“子用心如此，汝祖为不死矣。”

再说庞涓别了孙臆，一迳来至魏国，以兵法干相国王错。

错荐于惠王，庞涓入朝之时，正值庖人进蒸羊于惠王之前。惠王方举筋，涓私喜道：“吾师言遇羊而荣，斯不廖矣。”惠王见庞涓一表人物，放箸而起，迎而礼之。庞涓再拜，惠王扶住。

问其所学，涓对道：“臣学于鬼谷先生之门，用兵之道，颇得其精。因指画敷陈，倾到胸中，惟恐不尽。”惠王又问道：“吾国东有齐，西有秦，

南有楚，北有韩、赵、燕，皆势均力敌。

而赵人夺吾中山，此仇未报，先生何以策之？”

庞涓道：“大王不用微臣则已，如用微臣为将，管教战必胜，攻必取。可以兼并天下，何忧六国哉！”

惠王道：“先生大言，得无难践乎？”

涓答道：“臣自揣所长，实可操六国于掌中，若委任不效，甘当伏罪。”

惠王大悦，遂拜庞涓为元帅，兼军师之职。涓子庞英，侄庞葱、庞茅，俱为列将。涓随练兵训武。先侵卫、宋诸小国，屡屡得胜。宋、鲁、卫、郑诸君相约联翩来朝，适齐兵侵境，涓复御却之，遂自以为不世之功，不胜夸诩。

时墨翟遨游名山，偶过鬼谷采友，一见孙臆，与之谈论，深相契合。遂谓臆道：“子学业已成，何不出就功名，而久淹山泽耶？”孙臆答道：“吾有同学庞涓，出仕于魏国，相约得志之日必为援引。

吾是以待之！”墨翟道：“今庞涓见为魏将，吾为子入魏以察涓意。”墨翟辞去，逞至魏国。闻庞涓自恃其能，大言不惭，知其无援引孙臆之意。乃以野服求见魏惠王。惠王素闻墨翟之名，降阶迎入，叩以兵法。墨翟指说大略，惠王大喜，欲留任官职。墨翟固辞道：“臣山野之性，不习衣冠。所知有孙武子之孙名臆者，真大将之才，臣万分不及，见今隐于鬼谷，大王何不召之？”惠王道：“孙臆学于鬼谷，乃是庞涓同门，卿谓二人所学孰胜？”墨翟道：“臆与涓虽则同学，然臆独得乃祖秘传。虽天下无其对手，况庞涓乎！”

墨翟辞往他方。惠王即召庞涓问道：“闻卿之同学有孙臆者，独得孙武子秘传。其才天下无比，将军何不为寡人召之？”

庞涓答道：“臣非不知孙臆之才，但臆是齐人，宗族皆在于齐。今若仕魏，必先齐而后魏，臣是